防风通圣散在皮肤科的应用*

李萌月[1,2]，刘学伟[1,2]，贾皇超[1]，耿菁珂[1,2]，王顺喜[1,2]

1.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2.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防风通圣散是刘完素治疗“火热病”的代表方剂，临床可广泛应用于各种以火郁为主要病机的皮肤病治疗中。皮肤病发病初期多属实证、阳证，其病机与“火郁”密不可分。防风通圣散融合了“汗”“下”“清”“消”等多种治法，可将郁结之火热邪气随毛孔、肠道等多种途径发散于体外，因势利导，完美诠释了“火郁发之”的原则。临证应用防风通圣散应从病因出发，不拘泥于一种治法，从患者的体质、皮损特征、情志、舌脉等多方面入手，辨明病机，灵活加减。

关键词：防风通圣散；皮肤病；“火郁发之”；变态反应性皮肤病；细菌性皮肤病；红斑鳞屑性皮肤病；真菌性皮肤病；皮肤附属器疾病

DOI：10.16368/j.issn.1674－8999.2025.10.336

中图分类号：R2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999(2025)10－2138－05

Application of Fangfeng Tongsheng Powder in Treatment of Dermatosis

LI Mengyue[1,2], LIU Xuewei[1,2], JIA Huangchao[1], GENG Jingke[1,2], WANG Shunxi[1,2]

1. The First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Henan China 450046; 2.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to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Henan China 450000

Abstract: Fangfeng Tongsheng Powder is a representative prescription created by Liu Wansu for the treatment of "Fire Heat disease", which can be widely used in various skin diseases with Fire depression as the main pathogenesis. In the early stage of dermatosis, most of them are excess and Yang syndromes, and their pathogenesis is inseparable from "Fire depression". Fangfeng Tongsheng Powder integrates a variety of treatment methods such as "sweating", "catharsis", Heat clearing" and "eliminating", which can disperse the stagnant Fire and Heat Evil Factor outside the body along various channels such as pores and intestines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s, and perfectly interpret the principle of "Huo Yu Fa Zhi"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Fangfeng Tongsheng Powder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ause, not sticking to any one treatment method, but starting from the patient's physique, skin lesion characteristics, emotions, tongue fur and pulse and other aspects to identify the pathogenesis and apply the modified prescriptions accordingly.

Key words: Fangfeng Tongsheng Powder; dermatosis; "Huo Yu Fa Zhi"; allergic skin diseases; bacterial skin diseases; erythematous scaly skin disease; fungal skin disease; diseases of skinappendages

防风通圣散出自金代医家刘完素的《黄帝素问宣明论方》，是表里双解的代表方剂，临床广泛应用于治疗“火郁”证。该方由防风、荆芥、麻黄、连翘、桔梗、川芎、当归、芍药、大黄、芒硝、栀子、滑石、薄荷叶、黄芩、石膏、白术、甘草等 17 味药组成。据统计，该方可用于治疗 153 种疾病，排名在前 10 位的疾病中有 7 个是皮肤病，分别为：荨麻疹、痤疮、湿疹、皮炎、瘙痒症、银屑病、疖肿[1]。“火郁发之”理论最早载于《黄帝内经》，郁，即结聚而不得发越；火郁，即各种内外因素导致火热邪气结聚于体内而不得透达疏泄于外。因此，火郁发之即指采取各种治疗方法使结聚于体内的火热邪气发散透达于体外，从而使机体气血津液恢复正常[2-4]。“火郁发之”理论对指导皮肤病的治疗有重要意义。

* **基金项目**：河南省中医药拔尖人才培养项目专项课题项目(2022ZYBJ04)；河南省中医药科学研究专项课题项目(2022-JDZX009)；河南省中医药文化与管理项目(TCM2021009)

1　皮肤病中的“火郁”

“火郁”在《黄帝内经》中的含义与后世认识的“火郁”含义并不一致，此处的“火”主要指的是五脏中“火”所对应的心脏，此处“火郁”指的是狭义上的火郁，即各种病因导致的心脏功能失调[5]，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言：“诸热瞀瘈，皆属于火；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躁狂越，皆属于火；诸病胕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以上原文描述了“火”之症状包括有神昏、瘈瘲、鼓栗、寒战、呕逆、狂躁、惊愕、酸疼等，与现代一般所讨论的“火郁证”并不一致，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广义上的概念，即气机升降出入功能失常，日久不得透发，郁而化热[6]。

皮肤病中的“火郁”成因可分为外因、内因两部分。其中外因主要为外感六淫与虫毒之邪等，内因则包括饮食、情志、瘀血、痰凝、湿浊、体质禀赋等。刘完素在“病机十九条”的基础上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的观点，认为风、湿、燥、寒皆从火化，五志过极亦能化火。对于皮肤病而言，外感六淫客于肌肤，蕴结阻滞，日久便会化火。情志亦是皮肤病发病的一项重要因素，皮肤病大多会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患者常伴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如焦虑抑郁等[7]，据研究，特应性皮炎患者的皮肤搔抓障碍与焦虑、抑郁呈显著正相关性[8]。白癜风[9]、痤疮[10-11]、皮肤瘙痒症[12]、银屑病[13-14]、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15]等心身性皮肤病患者多处于焦虑、抑郁状态，异常的情志状态与病情相互影响，恶性循环。中医认为，情志与气机关系密切，情志抑郁、急躁、恼怒等常会导致机体气机逆乱，气机升降出入失常，在体内郁结不得透达于外则酿成火郁证。饮食不节亦会导致皮肤病火郁证的发病，如饮食伤脾，失于运化，酿生湿热痰浊，久而化火。此外，个体的体质禀赋对于皮肤病火郁证的发病影响重大，在临床上，湿热、痰湿体质的患者十分常见，此种体质易发为火郁之证。

2　“火郁发之”内涵

“火郁发之”是火郁证的治疗总则，即指通过各种治疗手段将郁滞体内之热邪透达外出。对于“发”的形式，历代医家见解不同。“火郁发之”最早出自《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将“火郁发之”的理论应用于各种外感疾病的治疗中，以汗法作为“发之”的重要途径[16-18]。南宋杨士瀛《仁斋直指方论》曰：“火郁发之，谓发汗令其疏散也。”唐代王冰亦云：“发，谓汗之，令其疏散也。”而张介宾对于火郁证的治疗则提出新的观点：“当因其势而解之，散之，升之，扬之……非独止于汗也。”李东垣更是开创性地提出“甘温除热”的理论，将“发之”的范围从上焦扩大到中焦。随着后世医家对“火郁发之”的认识逐渐完善，“发之”不再局限于发汗，而强调因势利导[19-21]，凡给火热邪气以出路者均可称为“发”。“火郁证”与单纯的“火热证”不同，在治疗时不可骤用寒凉药，以防寒性凝滞、阻遏气机，加重“郁”阻，治疗以“发之”为主，顺应“火”邪的病性以及“郁”的病势，针对不同成因的“火郁”，可应用不同的方法“发之”，其中瘀者以散为主，在表邪者以宣透为主，有痰者以温化为主，积滞者以消导为主，在上之邪以升为主，在下之邪以泄为主，使邪气外出，最终达到气机通畅条达的状态[16]。

3　从“火郁发之”解读防风通圣散

防风通圣散可从多途径透发体内郁结之火热邪气，其中在表之热邪汗之，在里之热邪下之，在胸膈之热邪清之，除热的同时兼顾健脾胃、养阴血，可做到祛邪而不伤正[22]。方中包括辛温之防风、荆芥、麻黄，辛凉之薄荷、连翘，辛温与辛凉同用，辛凉之剂可以使在表之风热邪气通过毛孔发散于体外。辛温之剂一方面可佐制药物寒凉之性，以防苦寒药物加重痰、瘀、湿的壅滞；另一方面可顺应火性，以药物之热性开辟门户，引热外出。方中大黄、栀子有清泻通利之功，使在里之湿热邪气通过二便排出体外；石膏、桔梗可清泻肺胃实热，桔梗升浮还可引药上行；芒硝咸寒，有软坚散结之功，泻热的同时可消散体内痰浊瘀阻；滑石有淡渗利湿之功，可引热从小便而去；白术、甘草可健脾益气，以助脾胃运化水湿。此外，方中还包括当归、川芎、芍药等柔肝养血之药，可疏肝解郁、活血散瘀、滋养阴血，又有“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意，治血之余还可畅通玄府、透达风邪。防风、荆芥、麻黄、连翘、薄荷发散上焦，栀子、石膏清泻中焦，大黄、芒硝、滑石通利下焦。全方配伍精妙，用药融合了汗、下、清、利四法，兼顾三焦，开通内外玄府[23-24]，从病因入手，兼顾风、寒、热、湿、痰、瘀多种致病因素，从源头上解决机体气机逆乱、火热郁阻之症状，恢复气机升降出入之功能。临证当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加减应用。

4　防风通圣散在皮肤病治疗中的应用

临床上大多数皮肤病的病机特点均与“火郁”密切相关，古今大量医家将防风通圣散用于皮肤病的治疗中。张杰[25]以防风通圣散为基础方治疗银屑病、结节性痒疹、接触性皮炎、荨麻疹等皮肤病；黄煌从体质入手，将防风通圣散用于银屑病、皮脂腺囊肿的治疗[26]；高霞等[27]用其治疗湿疹，杨世雷等[28]用其治疗痤疮、酒渣鼻等，疗效显著。以下将分别列举防风通圣散在不同类型皮肤病中的具体应用。

4.1　变态反应性皮肤病　临床常见荨麻疹、湿疹、皮炎等。荨麻疹中医病名包括瘾疹、风疹、风团等。《黄帝素问宣明论方》对防风通圣散记载有：“治大人小儿风热疮疥……风刺瘾疹。”《简明医彀》《医学六要》《医学阶梯》等古籍均明确记载了防风通圣散可用于治疗荨麻疹。防风通圣散所治疗的荨麻疹属火郁证。患者或外感风热邪气，郁阻肌表，或风热邪气不解而内入肠腑，或饮食失宜，或情志内伤，化生内热，郁阻之热邪耗伤胃肠津液，可出现大便干结等胃肠积热的症状，在表风热之邪不得疏泄，在里胃肠积热无以透达，此时应用防风通圣散治疗。在发散风热表邪的同时，还可以清利积滞郁热，使表里之邪皆消，并可固护脾胃、扶正固元。《医学正传》记载了防风通圣散治疗荨麻疹的加减法：“或生瘾疹，或赤或白，倍加去节麻黄、盐豉、葱白，发汗罢，依前方加四物汤、黄连解毒，三药合而饮之，日二服。”现代医家临床应用时可依此灵活加减。据药理研究，防风通圣散可以抑制Ⅱ型及Ⅲ型变态反应，还可以消炎抑菌、抗过敏，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治疗荨麻疹尤其是慢性荨麻疹可取得良好疗效[29]。此外，防风通圣颗粒可以抑制慢性荨麻疹大鼠模型腹腔肥大细胞脱颗粒，降低血液中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并能调节血清 IgE 及 IFN－γ 水平[30]。朱仁山[31]发现，防风通圣散联合山莨菪碱可有效治疗胆碱能性荨麻疹。孔维枝[32]通过临床研究发现，脾胃虚弱型慢性荨麻疹患者用防风通圣散加减治疗，结合中药外洗，疗效甚好。刘玉良等[33]应用防风通圣散加减治疗过敏性皮炎，患者皮损情况、嗜酸性粒细胞、IgE、炎性指标、生存质量及心理状况均有显著改善，无不良反应，且疗效明显优于西药组。

4.2　细菌性皮肤病　临床常见丹毒、疖、痈等。防风通圣散治疗此类疾病在古籍中多见记载。《简明医彀》记载：“丹毒，人身忽然变赤如丹，乃血热肌虚，风邪所搏而成。宜防风通圣散之类治之。”《普门医品》云：“热邪积久郁于皮肤，轻则发为小斑，重则发为丹毒，其游走不定也，为游风，总为热郁甚者，防风通圣散。”以上两条原文均明确指出了防风通圣散可用于治疗丹毒，并点明了丹毒之核心病机在于火热邪气郁于肌肤。丹毒属于急性感染性疾病，根据其发病部位不同，可分为内发丹毒、抱头火丹、流火、赤游丹毒等。防风通圣散治疗此类疾病，除内服外，外用亦可，有医者治一例腿游风，辨证属风热湿毒证，以防风通圣散内服外敷相结合，症状改善明显[34]。此外，防风通圣散临床治疗疖痈亦有明确疗效[35]。朱先华[36]临床治疗一例多发性疖肿，该患者曾用多种抗生素，效不佳，病情反复，以防风通圣散加减内服 3 剂后病情明显好转，随症加减后继服 3 剂，疖肿完全消退。

4.3　红斑鳞屑性皮肤病　临床常见银屑病、玫瑰糠疹等。银屑病属中医“白疕”“干癣”“顽癣”等范畴。《外科备要》云：“白疕疮，俗名蛇虱，生遍身，皮肤形如疹疥，色白而痒，搔起白皮，由风邪客于皮肤，血燥不能荣养而成，初服防风通圣散。”银屑病病机不离血热、血燥，防风通圣散所治疗的银屑病往往处于银屑病发病的初期，患者多因感受风邪诱发疾病发作，外有风邪，内有蕴热，内外合邪郁于皮肤而发病。研究发现，银屑病的发病与治疗均与肥胖密切相关[37]，对于肥胖型银屑病患者，若可以有效控制肥胖，可明显增加银屑病的治疗效果[38]。而防风通圣散有清泻胃肠之功，治疗肥胖有明确疗效[39]。因此，防风通圣散尤适用于体型肥胖的银屑病患者。此外，袁野[40]通过临床研究发现，防风通圣散可明显改善银屑病患者的临床症状，且能降低患者血清炎性指标水平。

4.4　真菌性皮肤病　临床常见白癣、黄癣等头癣。头癣是发于头皮、头发的真菌感染皮肤病，多发于儿童，相当于中医古籍中“白秃疮”“癞头疮”“肥疮”“黄癞”等疾病[41－42]。中医认为，头癣与外感风热虫邪、内有湿热结聚以及胎毒遗热有关。该病发生于患儿头部，防风通圣散中有大量风药如防风、荆芥、麻黄、川芎等，风药质轻，可引药上行到头面部，使药物直达病所。在中医古籍中关于防风通圣散应用于头癣的治疗有众多记载。《医学纲目》记载此方用于治疗“癞头疮”；《幼科证治准绳》中亦有相似记载；《医宗金鉴》载此方用于“秃疮”。以上古籍文献中均明确描述了防风通圣散可有效治疗头癣。此外，临床治疗头癣时应将外治法与内治法有机结合，内治以防风通圣散为基础方根据患者病情合理加

减，外治以中药外用配合拔毒。

4.5　皮肤附属器疾病　临床常见痤疮、脂溢性皮炎、酒渣鼻等。痤疮中医归属于“粉刺”“肺风粉刺”等范畴。分析痤疮的病因病机，大多与肺经风热及胃肠湿热蕴结有关，此外，痤疮的发病与肝气郁结、痰瘀互结亦密切相关。曾觉铭等[43]提出“肠－脑－皮肤”轴的概念，基于此轴探讨痤疮的发病与肠道微生物、情绪状态、皮肤炎症之间密切关联。现代研究通过对中药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发现防风通圣散中的防风、荆芥均具有明确的抗炎、抗菌作用[44－45]。冯志海治 1 例肺经风热型痤疮，患者火热之象明显，治以防风通圣散加减，疗效明显[46]。李爱萍[47]以防风通圣丸治疗 46 例痤疮患者，其中重症者改丸剂为煎剂，治疗有效率达 98%。此外，临床观察发现，防风通圣散加减治疗风热壅盛型痤疮的临床有效率、安全性及预后较丹参酮胶囊均有明显优势[48]。

5　结语

防风通圣散是刘完素治疗“火热病”的代表方剂[22]，临床可广泛用于治疗各种以火郁为主要病机的皮肤病。皮肤病发病初期，多属实证、阳证，其病机与“火郁”密不可分。防风通圣散融合了“汗”“下”“清”“消”等多种治法，可以将郁结之火热邪气随毛孔、肠道等多种途径发散于体外，因势利导，完美诠释“火郁发之”的原则。临证应用防风通圣散应从病因出发，不拘泥于一种治法，从患者的体质、皮损特征、情志、舌脉等多方面入手，辨明病机，顺应火热邪气因势利导，灵活加减。笔者在对“火郁发之”理论进行文献研究时发现，历代医家对于“火郁发之”的理解阐述各有不同，对于防风通圣散的应用也有明显的古今差异，比如古籍中有大量关于防风通圣散治疗真菌性疾病（头癣）的记载，而现代文献鲜有提及；古籍中对于该方治疗痤疮的记载很少，现代应用却很丰富。未来应继续加深“火郁发之”理论的理解与学习，扩大防风通圣散的临床应用范围，以进一步提升其临床疗效。

参考文献：

[1]何斌，李雪苓，徐桂琴. 防风通圣散（丸，颗粒，汤）临床应用的文献分析[J]. 内蒙古中医药，2018，37(11)：106－108.

[2]姬越越，田露. 基于《黄帝内经》探讨“火郁发之”本义[J]. 中医学报，2022，37(11)：2312－2316.

[3]姜文琦，王瑞洁，闫永钇，等. 基于“火郁发之”探讨升降散在皮肤病中的应用[J]. 中医杂志，2021，62(8)：729－733.

[4]胡勇，张永. 基于“火郁”学说探析防风通圣散的方证[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8，27(8)：20－22.

[5]张莉，陈小艳，张妍. 防风通圣颗粒联合抗组胺药物治疗荨麻疹疗效及对自身免疫影响[J]. 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2021，20(4)：350－353.

[6]麦舒敏，丁慧. 肺、脾胃与皮肤屏障功能的关系探讨[J]. 中医药导报，2019，25(24)：4－6.

[7]张艺丹，张海萍. 常见心身性皮肤病患者焦虑抑郁状态的现况调查[J]. 东南大学学报：医学版，2020，39(5)：638－642.

[8]鞠延娇，李沐风，谢志强. 特应性皮炎患者皮肤搔挖及焦虑抑郁情绪评估[J]. 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2021，35(8)：921－924，948.

[9]胡飞飞，袁虹，季梅，等. 焦虑、抑郁评分对白癜风治疗效果影响的前瞻性临床研究[J]. 中国临床医学，2021，28(6)：934－938.

[10]李超群，李秀玉. 成人痤疮伴焦虑抑郁的治疗现状[J]. 中国临床医生杂志，2022，50(8)：911－913.

[11]张园园，丁惠玲，魏淑相. 中医情志疗法治疗女性青春期后痤疮患者的临床研究[J]. 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2022，21(6)：518－521.

[12]陈国梁，赵霞娟，赵雪兰，等. 老年性皮肤瘙痒症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调查研究[J]. 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2018，34(8)：481－483.

[13]孙丽云，孙晓春，宁石. 银屑病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及 A 型行为调查[J]. 临床皮肤科杂志，2013，42(6)：352－353.

[14]梁秀宇，王强，程欣，等. 寻常型银屑病瘙痒特点的临床研究[J]. 辽宁中医杂志，2022，49(7)：75－78.

[15]刘韦辰，王雨彤，张达颖，等. 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病人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疼痛医学杂志，2022，28(7)：545－548，554.

[16]邓海祥，侯凌森，黄灿，等. 基于“火郁发之”论述升降散治疗痤疮[J]. 中医学报，2023，38(10)：2100－2105.

[17]王瑾琨，曹康迪，胡木等. 基于“火郁发之”探讨 Graves 眼病的中医证治[J]. 中医学报，2022，37 (12)：2535－2540.

[18]黎斌怡，魏丹丹，翟怡然，等.《黄帝内经》“火郁发之”辨治癌病探微[J]. 中医学报，2021，36(12)：2511－2515.

[19]汪诗清，张念志，陈晶晶，等. 基于“火郁发之”理论探讨升降散在肺系疾病中的应用[J]. 中医临床研究，2022，14(8)：26－28.

[20]李丽冰，孙晓，王美娜，等. “火郁发之”的内涵探讨及金元医家应用发挥举隅[J]. 天津中医药，2022，39

(10):1260 - 1264.
[21]左天起,张欢,于睿,等. 从“火郁发之”浅议栀子豉汤治疗原发性失眠的机制[J]. 辽宁医学杂志,2023,37(2):5 - 9.
[22]吴利利. 从防风通圣散论刘完素治疗火热病思想[J]. 中医学报,2011,26(5):570,574.
[23]韦鹏飞,胡双元,张怡,等. 以防风通圣散探析刘完素开玄三法[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2,45(7):689 - 693.
[24]姜立娟,崔渺,魏岩,等. 防风通圣散证治机理探赜[J].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22,38(7):713 - 716.
[25]季阳,张杰. 张杰运用防风通圣散加减治疗皮肤病验案四则[J].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23,47(5):507 - 510.
[26]吴维曜. 黄煌运用防风通圣散的临床经验[J]. 上海中医药杂志,2021,55(5):38 - 40.
[27]高霞,原松竹,司廷林. 防风通圣散临床验案四例[J]. 现代医学,2020,48(7):888 - 891.
[28]杨世雷,杨扬. 防风通圣散临床新应用[J]. 中国民间疗法,2019,27(5):97 - 98.
[29]赵梦,彭玉琴,施京红,等. 防风通圣散治疗慢性荨麻疹研究概况[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7,26(4):45 - 48.
[30]王垣芳,王琳,赵峰,等. 防风通圣颗粒对大鼠慢性荨麻疹模型的影响[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8,38(11):1374 - 1378.
[31]朱仁山. 防风通圣散合山莨菪碱治疗胆碱能荨麻疹 32 例疗效观察[J]. 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2013,13(3):69.
[32]孔维枝. 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荨麻疹临床研究[J]. 中医学报,2011,26(6):749 - 750.
[33]刘玉良,张栋,叶小梦. 防风通圣散加减治疗颜面部激素耐药型过敏性皮炎临床研究[J]. 中医学报,2016,31(10):1582 - 1585.
[34]梅和平. 防风通圣散治疗皮肤病举隅[J]. 四川中医,2009,27(9):91 - 92.
[35]吴佳宝,刘钰,焦雨琦,等. 运用玄府理论阐释防风通圣散的治疗作用[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2,37(8):4842 - 4844.
[36]朱先华. 防风通圣散在外科的应用[J]. 陕西中医,1997,18(2):85.
[37]欧敏,颜韵灵,郑宝庆,等. 银屑病与肥胖相关性的研究进展[J]. 中华皮肤科杂志,2022,55(2):181 - 184.
[38]李斌,董玲玲,聂振华. 银屑病与肥胖的相关性研究[J]. 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2020,19(6):614 - 616.
[39]程治玮,张林. 防风通圣散防治肥胖症的研究述评[J]. 中医药导报,2016,22(22):92 - 94.
[40]袁野. 防风通圣散加减方治疗表里俱实证寻常型银屑病的疗效及机制研究[D]. 南宁:广西中医药大学,2021.
[41]刘涛,朱建平. “肥疮”及相关病名考辨与“黄癣”中医规范名词“黄癞痢”的提出[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7,32(6):2570 - 2574.
[42]蒋岚,孙丽蕴. 中医古代文献对于头疮的病名释义及证治述要[J]. 中国医药导报,2022,19(1):123 - 127.
[43]曾觉铭,陈丹凤,李金香. 从“肠 - 脑 - 皮肤”轴失调以及痤疮和抑郁症的重叠炎症和免疫机制探讨针刺治疗的可能性[J]. 中医药临床杂志,2022,34(12):2211 - 2219.
[44]曹思思,史磊,孙佳琳,等. 防风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 现代中药研究与实践,2021,35(1):95 - 102.
[45]刘英男,牛凤菊,辛义周,等. 荆芥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研究进展[J]. 中国药房,2020,31(11):1397 - 1402.
[46]王晓果. 冯志海教授治疗痤疮验方医案举例[J]. 中医临床研究,2013,5(2):70,72.
[47]李爱萍. 防风通圣丸(散)治疗面部痤疮[J]. 河南中医,2003,23(11):54.
[48]王新路. 防风通圣散加减治疗风热壅盛型痤疮的临床疗效观察[D]. 太原:山西中医药大学,2021.

收稿日期:2025 - 04 - 12
作者简介:李萌月(1997 -),女,河南安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皮肤病。
通信作者:刘学伟(1975 -),男,河南驻马店人,医学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皮肤病。E - mail:liuxuewei2004@ aliyun. com
编辑:孙铮